林下筆記

三十三冊
卷之二十六
春明逸史 二

林下筆記卷之二十六

春明逸史目錄 二

大典會通編輯
文獻備考續纂之役
孝貞公藻鑑
鄭門回巹
回巹詩
守先訓不出仕
夢中作詩
特諭勉留
三相分兼提舉
原任相兼武府

老年書金石
聖誕有據
筵體之變
中書故例稍弛
相臣相揖節次
大臣座次
政府銀印
大君印
大臣伻問之禮
大臣見岳翁禮

輔國體例自別

輔國藥院提擧

輔國宣麻

外任入閣

藩任拜相交龜禮

大官異數

太常郎官峻進

相臣方席

軍門都相爲客官

槐院公堂本末

検詳坐起尊先生
検詳廳
居家好規
道伯見守令式
假都事與監司交龜禮
道臣或不得直関京司
去遷徧衙
大臣首班之避
別魚從陞
翰林春秋不得減下

右史爲政院郎

武班峻遞

武臣上疏

大官無相避

宦蹟同門內故相

李門三派相臣

龜川不祧之典

桃李村記事

肴謁先塋

金石合錄

雲監生天文
宿警
書冊校整
麒麟夢
平泉無床奴
吏胥分曆
秋史最愼守畫
金吾郎
史官鍮硯
龍灣所御輦

戚里私覿之稱
小兒陽氣之說
九十脚病
李參奉詩
李教官詩
大袖禁令
青袍之令
仕女衣
問疾星山
戎多貯梅花

風器之異
大臣子弟姻廟務
御真仰瞻時不敢承着眼鏡之教
抱書案
存齋
記朴存齋言
兩館提學并書職銜之規
月巖
可憐碑
嚴尚書語燕俗

大風致語
鄭瓢泉規模
裴忠臣
備癸品時規模各異
月遷
平生不繫帶
書冊避亂
湏妓評饌

林下筆記卷之二十六

月城李裕元景春輯

春明逸史 一

心庵先見

余陞正卿心庵語到官業皆有定限余登科後七年緋玉又七年軒貂又七年環金則此去六年可期環玉公屈指曰甲子當為大拜余曰環玉亦過矣公笑曰君之環玉豈可拖至六年乎必然加於此而大有聲也因相笑而罷環玉則果於五年後為之拜相在於六年心庵之言似非有意而發然年條相符也

游觀問答

余初拜相游觀來訪曰家兄大拜時我告之曰中書之事別無所難以一日之事了於一日內而所當之事以所當𣸯磨勘不必求別件事權𤡭齋聞之曰爲此言者可爲是任我今以此相勉金公之言果當矣

拜相同而出仕異

余與荷𣿮任公同拜相而余在外故任公先爲出膺及余上京公同諸相來見余恭執朝體公曰右位之若是前所未有也明日則吾當修下位之禮羣公俱笑曰此言可補中書故事矣

振武功臣

純祖甲子特念适變時立功之臣命相臣鰲興君齊
張玉城鄭錦南後孫入侍厚下賞賜問名調用盖張
鄭兩公俱是白沙先祖拔擢也當甲子余適在相
任竊有待之竟無首相之舉此仰奏

蟢子有徵

乙丑正月余攝元陵獻官藏酌禮後坐齋室忽有蜘
蛛垂於笠端揮之如前余曰彼乃喜虫也有何相報
之事及復命入侍于重熙堂曾以濟尹辭憲廟之地
也伊後多年夢覗長繞黃緣事會今忽復入汁物位

置一如舊日自不無梧雲之感也

大官榮養

余每存古人懷橘之意凡於宣饌之會必裹饍品而歸他人別無所言惟游觀金公舍悲視之蓋公有至行而然也余入閣未幾欲為榮養求水原留守大臣以之為居留雖有新式近於左遷則無故而求似非也惟余之為世皆諒之

大臣居留

故事大臣居留無可據哲廟朝朴公晦壽李公憲球金公道喜為廣留華留而以樞銜兼帶也凡居京司

文簿皆以判官舉行狀啓書目回題政院不得為之以書吏私通稱相位使道古之使相未知如此也

宿城屯辨

景福宮役所省檢事諸大臣俱會余雖居留以原任同參游觀金公欲知華城事先為發言余未及答元輔趙公招籌吏曰回啓姑未入呈耶余驚曰何事乎取看啓草則因錦伯狀請華城所管宿城屯還屬平澤事也余曰平澤之還推事理為當使之永屬可也余向趙公曰事關水原則閣下豈可直斷而措辭中何無關問議啓等語也諸相皆然之伊後公文下來

閑問之句添入而永厲之云依前也余曰旣閑問則何爲永厲旣永厲則何爲閑問乎因疏遠居留心菴亦鮮相識此乃忽地風波而後心菴摧謝不已可見其虛懷也

大典會通編輯

大典通編成於正廟朝而伊後列聖受教定式多有載錄者通編之名改以會通命開局編輯心菴趙公穎樵金公炳學及余俱充摠裁之任會同於芸館心菴則擬廣卷數僉意則欲爲隨類附錄議論不一洪悠齋鍾序時在校正分析立說竟以分類載入磨鍊

文獻備考續纂之役

余於會通編輯之役竊有所追惜者記昔寃慝廟乙巳雲石趙公請續成文獻備考上可之於是雲石爲摠裁余與趙暘谷鳳夏並差都廳之任行之未久余則以行臺出疆雲石因病辭去而譏以物力不敷遂至廢閣是書卽英廟相臣金公尙喆所裒輯者而爲國家大文字則續編之役烏可無也雲石有見於此所以稟請施行而未免中止後更無繼雲石者也

孝貞公藻鑑

余幼時甚爲孝貞公所鍾愛常稱之以吾善之命名

曰元蓋善之經山鄭公字也元郎其名也鄭公二十登第余四七策名而鄭公拜相之日余為記注官後二十四年余亦濫登台司又五年猥隨公同備鼎席公於余內子為世父也

鄭門回巹

鄭參議東勉過回巹之禮其侄經山公先經之經山之第東里公憲容回巹又屆於戊辰季秋公則裕元之外舅也余同內子獻醻經山相國無恙上坐余以相國之同班參於獻酬之列旁侍者公之子吏曹參判基會侄右贊成基世水原判官基命從孫內閣待

教範朝而冠珮風濟蹌風來輝映外孫則余之子壽榮而髭髮森束古人云仁者必壽賢者必有後然則鄭門之福尚未艾也

回巹詩

回巹之禮東俗也因賀巹詩者甚多無如鰲恩君回巹時琶西公所作也其詩曰新婦新郎同白髮今年今日又紅絲至今傳誦為名句

守先訓不出仕

仕宦者有情勢不出者多而守先訓不仕罕矣余之重拜相職也引先訓不應盖先考嘗諭余以五十後

則勇退故也聖批若曰君臣之義天地之常經移孝
為忠古今之同然又曰卿於忠孝二字懇懇爲言慮
國忘家惟以見斷斷之誠矣卿以年前拜命由於逡
面之重覲光之意則先戒雖功國事亦重又曰卿所
以永退者為先訓也先訓雖不可不守國事亦不可
不念辭旨鄭重猥以人夏閑頭見識未解之前跬步
難進之意附奏上乃下來安之教許副相識心庵歎
曰此一節吾所不及祁堂洪公語棥溪尹公定鉉曰
橘山立此大節不期然而自然非人力之所能也

夢中作詩

余於解相之疏無附乞骸之辭是夜夢有詩曰旗亭縹緲送斜陽卧念初心陋漢唐今作白頭無用物他時何面拜先王此果出於性情而然乎其所自訟則誠可矣

特諭勉留

余在鄉頗久一日上謂領相曰李判府事居外許久尚不上來有何情勢而然乎旋除藥院提擧不得已上京入侍於講席上曰卿之久不登筵何也以居鄉近擬十年而有可叅公故輒爲上來之意仰奏講罷下詢曰何時當還鄉乎久在鄉廬不如多留京第之

爲好矣又教曰鄕廬則時或往來恒留京第是予之
望卿若在京而常常見之則予心每好矣

三相分兼提擧

適因老大臣之或休致或病患以致衆提擧俱有闕
於是時相二員及余一人互爲分兼或多至六七窠
然老大臣之不致仕自致仕之說盛行於世此乃中
書初有之事也

原任相兼武府

三軍府復設後議府都提擧例以時任大臣兼之原
任則不關也頃瀛樵金公特爲立論依政府例原任一

體兼帶啓請定式得體也

筵奏先後

己巳南至日入侍也上時當同氣之臧以先公後私之義先奏南至頌禱之辭而仰祝慈聖之壽繼卽奉慰蓋折衷於衆議而余以班首擧奏也

稱慶典禮

王大妃四旬稱慶未有依據之禮謹按國朝寶鑑明宗八年春正月上上壽于大王大妃殿王大妃殿王大妃卽仁聖王后朴氏於明廟爲昆弟行也援以爲例只行告布親上表裏箋文

御書恭記

自古人臣之奉宸翰以為榮耀者不一而未有如賤臣之受賜也戊辰聖上書下楢山嘉梧室五字楢山卽臣之賤號而嘉梧室者是所居巷名也未知聖聰何以記存而垂此分外之異數也於是建閣而奉之諸長老以文賀之比盡見覩野居也

書冊頒賜

臣於憲廟己酉承國朝寶鑑之賜哲廟庚戌承列聖誌狀之賜壬子賡詩賜陸奏約選己未賜國語庚申賡詩賜古文眞寶當宁乙丑賜睿陵誌狀庚午賜史

記臣於筵中奏曰御賜書冊卽私家之永寶而子孫守以爲業則此乃敎之以學於無窮者也今於廣布之下所領諸臣孰不肄習誦讀涵泳乎作成之化也上曰予所頒書欲以興學也謹此附記以識聖學之篤推以及人也

四朝寶墨

純廟以御筆特除孝貞公官憲廟多宸翰之下於賤臣者哲廟留寶墨於臣之應製試券當字有五字之賜建閣奉之重事體也英廟朝曾多是事金相尚喆建閣湍上李相台佐建閣梧牧里俞相拓基崔相奎

瑞皆有所建正廟親製七律書下徐相命善令學東
所在閣是也余之所奉即四朝寶墨合奉一室鄭周
溪作偉文李丹農裕膺作記

冲年御書

憲廟冲年嘗書大字賜進講諸臣哲廟亦書龍字賜
登筵承史若李台源命權令應夔諸人俱承受者也

便殿御書

哲宗朝直書思無邪三字刻揭于凞政堂登筵諸臣
多以是陳勉當宁亦書安民二字刻揭之

三朝賡詩

憲宗朝聽蟬詩哲宗朝春和詩小酉齋詩來老閒亭
詩社稷祈穀祭詩奉謨堂詩大報壇詩華城巡城詩
當宁朝水原行宮詩玉堂政院內閣詩并賡進

回榜老人相戲

蕉泉鄭公文升之司馬回榜也經山相公徃呼之盖
經山之過大科回榜殆將十年矣經山爲八十八歲
蕉泉爲八十三歲而兩公之精力依舊韶顏華髮交
映左右洵熙朝盛事也余以四字詩賀之曰元老來
止戲及華顛

心庵病革不亂

心庵趙公卧病頗久易簀前一日余往問訊公扶起端坐言語有序及卧以手整其冠少無迷亂底意有以知平日學力之篤也

下詢邊情

余進講訖上曰北道元無大米乎臣奏曰本道大米南關則有之北關絶無而僅有地是磽瘠故也其用小米如他道之大米也上曰彼地雖隔一江不足爲界限云果然否臣曰六鎭絶遠道臣無以盡知而其責在於北兵使苟爲得人任久然後始可奏效故臣於年前曾以該梱久任之意仰達矣上曰其時北梱

誰也對以李南軾上復詢六鎭事甚勤臣曰畧限不過一葦杭之之地也鷄狗相聞聲氣骨通彼人能知我俗我人亦認彼情風味性習似無分隔矣上曰言語亦通否臣曰居相近也故果能通解而無異於同居云矣

聖敎恭記

上於講筵謂賤臣曰予讀經傳每見堯舜之事則雖有欲行之心行之爲難臣對曰此聖人之言也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苟能知其難行而惟日孜孜則工夫漸進易躋於聖敬之域今此聖敎實爲躬行之本凡

堯舜之事非高遠難行在日用事爲之間殿下若點檢常行之事無不脗合於理則是乃爲堯爲舜之道此亦求之在我者也

冕服不用錦緞

講筵賤臣奏曰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遺子孫此愼儉德之謂也上曰予亦知其如此而見侈靡之物則不能無好之之心矣賤臣曰此聖人之言也冕服之不以錦緞用我國織組是崇儉之本純祖見一絲一粒輒曰毋或有害於民殿下可取以爲法上曰卿言正合予意

親耕耤田

親耕列聖多行焉觀刈英廟始行之蓋帝王之盛事也當宁辛未春舉是禮乃選吉日親祀先農壇仍為親耕耤之已例耒牛五推按法而已上執耒推牛屢行田畔卽召耆老及農民宣賜勞酒此乃百年後始有之事也軍民觀光者擧有喜色及夫西麥之刈亦為臨觀大聖人重民事之盛德孰不欽仰攢頌也秋乃大熟耋艾歌詠

親耕時奏辭

親耕時諸大臣入侍俱獻頌禱之辭余以首相先奏

曰今日之禮百年盛擧也上以供粢盛敦孝致恭也
下以成訓化務本厚生也我殿下親祼壇祀於吉亥
之日庸寓孔風之祈又揀元辰載黛耟青箱蓑笠歌
詩章以千乘之尊遊塲滌覆行五推之禮綸綍渙宣
命布農事道民躬親亦聖人順時行化之意圜堵觀
聽孰不蹈舞於受爵飽德之下乎昔麥邱老人獻言
于齊君曰願賜一國之饑者此頌禱之善者也上動
聽仍詢曰麥邱老人之說即齊桓公時事耶

大臣製進綸音

上親享先農壇命時原任大臣入侍余自鄉未及到

領右相登對命領相製進勸農綸音曰卿曾經文衡製之可也金公不敢辭黽勉應之命大官之代撰絲綸蓋例也

經山徵文

經山相公所作文稿爲三十卷之多一日出示余要製弁卷之文余讓以待剞劂時奉副公笑曰何必遅待也吾猶及見好矣於是忘拙搆呈公手書荅之曰似此難得之文何用靳持耶元老之奬詡還可愧也

元老製文

余撰嘉梧藁略十五卷仰質於經山相公公作序文

而歸之公時年八十九也文體之絢爛宏肆不下於少壯之時年雖邁而精力無減可為文苑初有之事也

經山紅帶

余妻侖鄭門年纔十四時經山公束一紅緞袷帶時年四十餘已陞亞卿方拜東伯黑頭宰相拂拂紅紫望若仙標後四十五年謁公於南麓小菴韶顏華髮談笑娓娓而腰間所帶即舊日所見者也余以一孤裘三十年仰贊公掀髯微哂謝余以聰明蓋公耄期建文潞公福祿似郭汾陽而清儉則不讓於晏平仲

矣立朝七十年職補繡衮者殆近三紀之久而德業彌隆聲聞益彰如余眇末猥隨公後愧無一絲之有補也

三回帶

經山公有犀帶曰三回帶回甲回婚回榜所帶者也世稱福帶凡過婚者爭相借用三回之名古之所罕也

砲粮米議

當宁辛未夏美理駕國人率兵船五隻來侵江都閱月乃退廟議謂沁都形勢賊來必爭之地於是領揆

頴樵金公奏以田每結加斂一斗米俾作該府養兵
之需請收議余獻議曰洋醜之出没我疆已有年所
而犯沁都者再矣盖沁都拱護京師最為海防要衝
之地前後朝家之致意未嘗非綢繆桑土而丙寅以
後每一有事輒發京營軍使京都半空有非重根本
之義也今此大臣所奏增兵添粮實有經遠之慮臣
意則三四千兵卒猶為不足五萬石粮米尚患不敷
雖不援徵於三手粮稅外之賦何憚而不為乎古語
曰有民然後有國其在戒嚴之時有國然後有民田
結之添排斗米民必樂為之助矣臣先祖文忠公臣

恒福當壬辰之後請均田制奏曰爲國家者先論財用然後乃可以治兵繕甲鑿池築城古人問兵疑賦而對者良以此也顧今兵粮足則其兵可足然則内外之鞏固民國之便安奚特一泗都而已哉

夢應賡詩

辛未余承秋到記主文之命明將詣闕曉夢有人書贈一句曰音到詩人意不到覺而思之莫解其意及懸題後上命入侍書下三絶句教曰此乃日前歷臨玉堂政院内閣時予之所作也卿其看之字句間未安者須爲論奏也臣擎覽訖奏曰玉堂詩君臣情志

自流通之句孰不仰聖志之允孚也政院詩宣布德
音達四方之句孰不仰聖德之克廣也内閣詩追慕
羹墻見帝堯之句孰不仰聖慕之彌篤也三篇之中
包括甚大臣不勝欽頌上曰大臣亦為賡進也日昨
歷臨卿卿雖未叅卿於館閣喉院俱經長官何嫌之有
旋命催製即為搆呈上曰卿詩甚好儘大臣作也考
試之中何能如是速就乎臣曰臣學本荒蕪尤於詞
章非其所長今日賡載與有榮焉而恩褒鄭重惶懍
則極矣是日登對以賡詩之故有此玉音之承聆誠
意慮所不到夢果異也

虛懷考試

凡主試者每以我心之有無黜陟榜之公私苟能虛懷考試則有何異議於其間哉余爲到記主文所選者爲十人而就其中九人俱是名塲屋者也人謂余心虛靈故能如是嘗聞經山相公之言曰運通時主試則被選者皆實才運蹇時則雖公心做去未免用私之目也

仰勉保嗇

藥院入侍也上曰予有火氣欲進童便何如臣以都相奏曰醫書云滅盡眞藥服假藥十字街頭買秋石

臣敢以是詩仰誦上頷之語在景岳全書

經山就養

辛未秋經山鄭公就養於冢子南城居留任所公以耄期之年難於行程家人交諫公則不納指日啓行公之此行凡九次咸川江都完營廣營長子基世之所奉也白川瑞興次子基弁之所奉也洪川水原廣州三子基命之所奉而與夫人同就居其半此外尚多未就之邑也

鄭門五韜

經山鄭公之子基世秩一品孫範朝秩二品公則七

入中書而三世閣臣副學公之弟憲容蔭正二品其子基會秩二品一門五轂國朝不多見者而且繼承之後俱是鸞鵠停峙其進猶未可量也

趙門福力

養亭趙公得林與其季弟秋潭徽林俱秩崇品而官吏判弘提滄亭之子憲變寅熈守熈秋潭之子宜熈皆次第登科憲變守熈玉署寅熈宜熈翰林養亭仲弟徽林牧使憲變仲弟容熈及寅熈子重軾迭爲登庠牧使之子與憲變之子並有科望其門戶之盛福祿之厚可頡頏於鄭門而科甲過之又況一鼎食者

上下百餘口乎

門闌相同

趙星山所居之宅即余舊舍也余嘗居十年而先大夫秩崇品官銓長文任余則經亞銓今星山之居也亦以崇秩過銓長文任其子琢夏方帶亞銓門闌之爀相似至於余之兩堂四甲也余雖官三銓曾經方伯也星山與其夫人過四甲也其子已登第列是亦同矣而余之未及者唯其後承之蕃衍蓋星山已得曾孫也

翰林洞

南門外有八翰林洞知退堂李廷馨爲翰林其兄廷馣其弟廷馪亦爲翰林其孫慶相慶桓慶果曾孫煿與煦皆爲翰林人稱之此余同派族也

榕溪撰文

榕溪尹公忘年於余而余所景仰者也公際遇明時出按節鉞入掌銓衡前後二十年之間宦業非不壯也而愛人喜施家無餅罌之儲公則處之晏如引年休致圖史自娛著述之富幾乎等身余往拜必與之討論文字亹亹不已拙作亦多仰質之公以八袠之年嘗撰余壽藏記四時香館移建記御書跋嘉梧藁

略序俱巨篇也常囑於余曰幸搆我生祭文示之余笑而諾之公曰公之酧文必有之事遠則末至之前近則玄几之下無若生而見之

老年書金石

蕉泉鄭公素工書老猶矻矻余有金石之請公乃欣然應之余於老人之文見經山梣溪西公於老人之書惟見公也蓋其詞鋒之富麗筆勢之遒勁無減於少壯時天賦旣厚造詣彌進誠非人人所可跂及者也

聖誕有據

大殿誕辰每進頌禱之辭余以聖誕二字措於奏語
中心庵以其無見於書籍為訝余摺冊府元龜中聖
誕篇質之於是釋然

筵體之變

余在史官常見大臣入侍鄭次允日講考試等進祭
也必先行其事而後進前問候矣近日則毋論某入
侍先問候後藏事乃曩齋權公變其例也其言曰先
陳多少說辭後請聖體之安為未穩此言誠是也

中書故例稍弛

嘗於問安之日余以左揆隨元輔趙公端揆任公會

於政府聞原任諸公追到於樞府朝房而無傳唱之先唱者趙公曰中書事漸弛矣右位大臣旣臨樞府吾儕不先問訊爲可乎蓋心庵頗講古例故有是言也

相臣相揖節次

大臣齊會時錄事請相揖例也政樞兩府錄事互爭先後樞府讓於政府久矣潁樵金公曰錄事之告相揖也右位錄事當之原任是右位則樞府擧行時任是右位則政府擧行可也由是遵行

大臣座次

相臣座次從來截嚴而近日則所謂按息各排於諸座頗樵金公以其不可即撤去之只存右位之座先是賓廳之會余年雖爲知命猶以最少稍無設屛風限之英廟後初有之事也未十年余居然充首班而新卜諸公年皆爲下向日屛風東之高閣

政府銀印

世祖以潛邸爲領議政時所用銀印藏於政府其文議政府印四字用朱盖也每安於大文書余曾以舍人一用之後以時任相一用之甲子後見失今所用者新造也其印之入闕内必由正門郎廳陪行其所

重如此

大君印

大君印以銀鑄之用朱盝舊藏宗親府今在雲峴宮制度與政府銀印同

大臣伻問之禮

僚相每日遣錄事相爲問訊而伻來則以相敬之意必正衣冠應之挽近漸弛至若卿宰之於大臣伻問也起而聽之是古規而無人知之惟李判書載元能行之云

大臣見岳翁禮

甲子余自北還外舅鄭公問心庵見其岳翁徐判樞之禮盖徐公同秩也耆耇也無以為援余先拜之公荅拜而口恭書札尊之而曰某拜近日刱例也

輔國體例自別

輔國秩是正一品亞於公孤也見大臣有門望而近則無之然他禮如前大臣下席迎之與僚相一般而但無下堂之例卿宰之待輔國也從一品則自稱侍生拜於閾外從二品以下古者下馬於門外近則雖下於門內無門望及呵殿聲其於國舅則或有納刺之例云

輔國藥院提擧

輔國爲藥院提擧則與都相一行坐盖此禮黃山金公迫根施於手室相公云而後援爲例然或行或不行入侍則提調之由西階自如也

輔國宣麻

大臣致仕宣麻文也例爲親臨而卿宰則無之惟於輔國或有親宣之擧哲廟行於椋溪尹公當宁行於李公敦宁㦸事也

外任入閣

古之以外任拜相者不可盡記而關西則惟柳公灌

李公元翼鄭公暈良金公尚喆李公徽之京畿則金公若魯湖西則朴公宗岳關北則鄭公光弼金公憙及余也華留則李公敬一權公敦仁若甬人而已

藩任拜相交龜禮

大臣坐房中新伯奉教諭書入正門坐於廳上大臣使錄事替送印符禮畢新伯退以夾門呈公狀入謁大臣起而荅拜未出仕故也新伯退出呈陪行狀大臣仍率營屬離發中路退送

大官異數

余於慈劇請急之章伏承渴莭奉慮之批世以為榮

年前顏樵金公以有老親歲首蒙衣資食物之賜亦異數也聖朝優禮大臣如此

太常郎官峻選

太常判官任則為重而以其自辟也故人皆尋常視之雲石相公始選峻望辟洪祐健沈澳淳然伊後則漸不如前余為提擧也思所以復舊於是擧朴齊敎金聲根李炳敎李龍雨李承宇朴豈陽朴顯陽金裕行崔鳳九徐胄淳李源逸朴鳳彬洪萬植諸人或以典翰或以舍人俱是翰注出六者也由是作一名官可謂官隨人貴也

相臣方席

老大臣於禁中或乘藍輿或乘方席倶古規也哲宗朝許乘山輿以其輕便也當丁甲子後復為方席盖輿與席隨時而異其實無間也余於燕京見禮部尚書乘紅輿於闕中且或有騎馬出入者聞有皇賜而然其防限則為嚴云

軍門都相為客官

各營體例都提擧照管事務大將則節制軍卒而已記曾國舅為將任也一都相盡送公事俾為裁决自後援以為例挽近待都相如客官雖上納敗船等啓

目不爲來告凡文書行只受署押而去不其近於藍
田丞守誠可笑也

槐院公堂本末

承文院公事堂上例以文衡兼而其於未差時副提
調句管公事即古規也若無副提調則大事都提調
照管小事則分付諸堂中有聲望人使之者檢正廟
朝如是行之純廟朝別差一二人爲堂上後遂廢哲
宗朝大臣以不可以傳語句管公事奏差有司堂上
余於是首冒是選自後爲例有闕則草記差下而有
司之稱變爲公事焉

檢詳坐起尊先生

李副學明應之為檢詳也坐起於凝香閣心庵趙公以先生徵其古風所捧之物行下皁隷余亦在座曰此亦有先生一人一如趙公之為因相笑而罷

檢詳廳

檢詳司獄政故名之古者亦隷於刑曹也是以檢詳廳一在於秋曹然無檢詳坐起之時今作空廳余曾以秋堂見之

居家好覘

頻樵金公朝起必早饍曰今日之事綽有餘矣余聞

而是之驪泉鄭公弘淳見新進人必勸早起遺矢以
便當日之事盖此二者雖尋常間事誠切當也夫有
食必有矢每日身上事豈有過於此者乎余於登科
後思鄭公言朝輒淨手近日則効金公事亦爲早饍
可作中書故事

道伯見守令式

古者監司見守令必起而迎之恩谷相三十餘爲湖
南伯自以年少未可彈壓請於廟堂始行坐荅之禮
由是爲例然相敬則嚴雖牧馬之官秩卑之人擧皆
盡禮不害爲兩得之也

假都事與監司交龜禮

監司到五里程幕所假都事奉印符入親獻後坐於楹外候禮畢退出入無拜不問候延命後始行管下事

道臣或不得直關京司

余按南藩也先大夫判禮曹伊時有關文事則必關於該郎是罕例也玆後如余所當者未聞有援用者爲人子者不可不知也

去運餉衙

兩西運餉之役卽丙子後輸穀於灣館者也箕營設

管餉庫海營亦設是庫而每年儲穀於關西而箕伯兼管餉使灣尹兼運餉使苟有輸運則灣尹與本道伯互行關文而其於延命也去運餉銜只稱府尹至若他道則無拘行關也

大臣首班之避

韓晩悟用龜每當時原任入侍之時必探李忠正時秀之進不進而行之李公若不入則公亦不入蓋登對之事首班主之而韓公在於李公之下故避意外之事也

別兼從陞

淵泉洪相頤周嘗言近來別兼春秋之従陞殆無防限矣古則左右史外雖預備翰林亦不得従陞而已於公故俱叅於百官班至於閤臣之檢校多擬亦非也余攷古事淵泉之言果然正廟朝差減檢校若承旨之遞易

翰林春秋不得減下

翰林例兼春秋銜而雖有應避不得減下也朴坦齋以其大人承旨公帶春秋銜乞遞翰林吏曹回啓承旨所帶例為減下坦齋難安陳章徑出為當時美談惟議政春秋與翰林為應避則翰林遞史官無春秋

銜則不得行公故也余於經山以是見遞趙宣熙於余亦如之惟別無則無似此之規也

右史爲政院郎

下番翰林是政院郎官而有叅謁於承旨之例故每朝以下番有身病不得廳座呼望而今則廢只受政院驅債而已院隷雖嘗於右史凡於使役認以爲容反爲主誠可笑也

武班峻選

武職中訓鍊中軍爲峻選故或未得通望於此而有登壇者蓋其見重非禁別捕將之可比也昔李大將

得濟之領訓局也性好圍棊與李身敬者課日對局而時適中軍有窠無以排擬將以二望擧之身敬請曰如吾者或可叅望乎將軍正色曰僕與君雖親近此職不可濫也言于吏曰吾之子可通然何必以父薦子乎竟以二望入啓其峻選可知其子即石北也

武臣上疏

古者武臣班至亞將則皆為辭職之疏正廟敎曰亞將上疏太酸矣自是亞將不得為之惟登壇然後無碍盖將臣則體例自別故也

大官無相避

古則大臣亦有相避之規故右相趙文孝翼於李鈞巖時白以婚家引義因大臣議敎曰相避在庶官不在於台鼎之位鄭翼憲太和重卜時其弟致和奉使赴燕未到高陽劉辭許之金忠翼尚喆與從妹婿徐大忠命善同拜相徐公引避不許南文獻公轍於韓翼貞用龜爲侄婿然同在時任而不避余隨經山鄭公重卜而亦爲侄婿故辭疏引及以無相避承批卽成例也

宦蹟同門內故相

梧川相公諱宗城於余爲從高祖也公二十司馬三

十六登第余二十四司馬二十八登第公南床余亦
南床待教檢閱注書公典翰漢學教授銓郎余檢詳
訓鍊正公按廉及奉使屢余入繡抄掌試清南行臺
赴燕公廣州府尹余義州府尹公槐院籌司副提調
余知申備堂公副提學余亦副提學直提學公藝文
提學文衡圈余兩館提學公以畿伯加資經錦伯北
伯箕伯余以北伯亦為加資經完伯海伯公廣州留
守余水原留守公通擬兵判未經余亦如之公以正
憲拜左相余以崇政拜左相公禁衛都提調扈衛大
將余御營禁衛都提調公以好名屢承嚴教余亦得

好名之目公嘉善後卜居湍上余亦亞卿而退居楊
楸公有一子二婿余亦如之公宦業富而相業少并
入中書一次出廚余亦如之而相業之有無尤不足
論也

李門三派相臣

益齋先生派有左議政莘谷公慶億菊堂公派有右
議政貞翼公浣尚書公派有領議政文忠公恒福左
議政忠定公台佐恩谷相光佐領議政文忠公宗城
左議政孝定公敬一判中樞裕元也
龜川不祧之典

龜川先生不祧事雖有公議歷久未成哲廟癸亥經山鄭公奏請施行世皆稱之挽近則賓對一次至請數三人之多也

桃李村記事

古之牛峯即金川郡也桃李村曾隷其地今屬開城府惟我李氏先塋也益齋先生以上墳墓俱在於此又按舊譜則文僖公諱世基之墓在牛峯桃李村云故余曾往審則益齋墓右有一大塚舊日禮葬者也似是文僖公墓而驗之無憑惟石槨實黃土而已設壇於下望而拜之同閔徐兩壇之例也

省謁先塋

余自少時期謁先塋至三十年乃跋或因公歷入或專往省掃非惟祖先之山雖旁親之墓亦皆徧謁是余畢生事業也

金石合錄

惟我李氏事蹟溯自西漢五鳳年間至于近代搜括無遺彙成一冊活字開印分之宗中一門之事瞭如指掌名曰李氏金石錄其筆蹟則自益齋先生以下雖寸紙隻字亦得薈萃次第分粧合成二卷每帖各具字諱年壽並將履歷事業撮要記之以及子京孫

某今為某派俱為懸註叅證悉備此與歐陽公集古
錄果能同傳否

李氏花樹室

鎮川縣草坪者卽李氏衆族所居也建一草屋作為
宗會之所石坡公聞之書贈慶州李氏花樹室七字
奉而揭之亦有序文藏于室

萬卷樓

草坪有萬卷樓潛軒李公夏坤所築也藏古今書籍
以至醫藥卜筮名筆古畫累百帙因為歸之用益齋
先生故事也傳至百年今皆散逸所餘只肅宗以前

名賢文集而已

李氏影堂

陽湖影堂安李氏六先生遺像俱是曾受俎豆之位也姑無祀事之舉其後孫之貧寠可知余於嘉梧谷亦建一堂奉祖先遺像共十一位或以初本或以移摸粧成貼冊安于同函並與先蹟藏之非爲腏享之義蓋欲傳後之恍也

金帶說

余家舊傳金帶云是帶此則匪久爲一品及余之身其所帶亦不過遞級三年故聞之者皆欲之幾乎無人

不帶今不知在於何處抑帶果有徵而然乎必爲崇品者始得而帶之歟

名山歷覽

余於畿內見道峯水落南北漢永平八景及崧岳朴淵摩尼鼎足彌智龍門雲岳懸燈瑞雲青龍等處關西則見練光澹澹統軍降仙黃鶴百祥等亭樓湖西則見四郡俗離聖住青蘿鷄龍儒城扶蘇白馬等地嶺南則見大小白山鳥嶺龍湫通度寺嶺南樓湖南則見邊山格浦法聖七洋萬馬洞松廣金山兩寺海西則見九月首陽正方結浦等處關北則見釋王白

雲諸寺石門龜景等臺關東則見内外金剛嶺東八景及雪嶽昭陽等處此乃四十年間所遊賞者也

四都八道公私行

余作沁都之行為縣史也開城關西之行為使命也龍灣之行為府尹也湖南海西關北之行為道伯也華城之行為留守也湖西京畿嶺南廣州之行陪王考及先考任所也關東之行無階可為乃於省墓之路歷覽遺憾幾年宦蹤浮沉於營邑半世光陰消磨於輪蹄而畢竟所得惟是鬆莖華髮還可哂也

兩南伯煩劇之別

雲石相公嘗論嶺南湖南公事之煩處曰嶺南則苟若頻飯不能順下必需茶飲湖南則腹雖果然足可順下蓋公俱經兩道故其言如是而余在湖南多需茶飲而腹猶未便也經山公就養本營猶曰君公事之餘鎮日着書云才有定限也

銀貨有靈

余在咸營時一日封椿銀庫無故顫壓甚怪之際見度支關文即銀子千兩作錢上用事也第庫舍之顫值於斯時或幾百年不動之物將有靈而然歟及遞歸廟堂又欲有是擧余以重儲將陳劉防之章而得

保餘在

完營封樁銀

各道封樁之有銀貨例也而完營則不然也余在湖南因水災貸賑庫錢五千兩爲賑資徑歸未償及按關北擬報其債而仍念本營之無銀貨以其數貿銀代送俾作不虞之費掌吏輩欲殖其利道伯鄭健朝嚴斥之其所典守之方極意措劃以至獲全

荒貨商帖文

余在灣上迎回還使臣於江頭見着平凉笠者數三百伙於路左大驚問之皆是荒貨商而其頭目有缺

則八道商僧定望受帖文於灣尹古例也

廢朝墳廟

燕山君墓在楊州海等村其外裔相傳守護者也尚有舊件衣服藏于墓舍每秋使巫覡賽神使成年例云余少日讀書東墅曾一見之其儀甚褻意欲禁之擧村交諫而止光海君墓亦在同縣赤城洞

麗王陵

麗陵象設之石物別無差等而或有退排於十餘間之外者蓋堪輿家有退排之說而謂私墓穴弱處也焉有君王陵寢爲此苟且之事乎勝國之尚風水而

信術擬此可見矣

仁陵還奉

仁陵自交河遷奉廣州即英陵舊壙也其始役也奉審則壙中用石槨天蓋無合縫純用一石銀釘以鐵鑄之槨內畫左青龍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乃櫕宮制也上雲氣下鐵網爲二層使地氣升而防蟲蛇之屬盡法神動采色如新其中有獸骨蓋麗俗於棄壙投牛馬骨禳之國初事去麗未遠故也毁破本壙更做新壙識者惜之

玉江說

鴨綠上流有玉而玉在江中出現如烏頭不知水底所沉為幾許也船到處輒蕩漾不留所以人不得以知其淺深神鬼之秘如是也海州產玉青者可作器用白者在絶壁上善君羅五格物者也其言曰是東國第一品其坊名碌達

自溫臺

路過白馬江見水中有一石峯依崖而立上可以坐十許人名曰自溫臺諺傳新羅義慈王遊於此巖巖自溫故因名云

皇賜玉笛

東京玉笛云是三韓舊物人皆稱之而不知更有一
焉在昔長陵朝忠章李公忔菊堂後裔也丙丁之
役力排和議崇禎二年皇孫生公充進賀使艱辛抵
山海關已爲賊所陷因孫閣部承宗得艇達赴京帝
嘉其苦節引見勞問仍賜青玉笛及白玉笏蓋異數
也公不幸病卒館中帝悼之命給金字牌送喪笏與
笛亦隨而來笏則不知下落笛尚在於清州白雲洞
舊家余取而見之色微青有斑文長三尺三寸圍四
寸體具三節十二孔乃銘之曰玉之德君子比非公
無以賜節三才孔十二非公無以試商應律爾天地

惟公之義

懷古詩

東京懷古曰悠悠往事問無憑極目蕭條感廢興流水一千年故國寒烟四十八王陵瞻星臺上飢鴉集半月城邊野犢登芬皇寺畔柴扉掩寒橋孤渡夕陽僧松京懷古曰雪月前朝色寒鍾故國聲南樓愁獨立殘郭暮烟生古人懷古詩得格最難東國尢無所傳錄二詩傳之

梨堂詩才

尹梨堂爲安岳守與監司心庵酒席唱酬次百餘韻

於頃刻之間沈滙堂膺恭目見之後尹公旣歸於心庵之手世以為當日事云余未之信到海營詳聞之

南金陵不與人較

南金陵公轍為相判事務戶判沈斗室象奎疏曰廟堂事全無料量南公對擧疏曰昔唐介駁文彥博而彥博不為較挐情誼依舊臣於象奎亦然時論偉南公而沈公繼登台司傳為美談

七山漁艇

法聖鎭東臺上遙望七山海洋形埶歷歷可收每當石首魚上來時打採之艇羅列海面宛如蒼蠅之附

壓其數不可量矣所採之魚隨而夥然而每以魚農之歛報營報司䈥以為常以致稅額日縮管地方者烏得卸其責乎余亦歷覽而其委曲實未能知也

獒樹驛

村有金蓋仁者畜一狗一日出行狗亦隨之金醉寐野中忽火起犯之而不之覺也狗獨力救之力盡而斃金憐之瘞于野植杖以表之杖因生葉名曰獒樹余巡部過此見驛誌如是云

嶺簨兩任相忌

世有嶺簨兩道伯並經者不吉之語心常惑之默數

余所見之人果有徵驗李公肇源金公魯㵢李公鶴秀鄭公基善趙公秉鉉李公紀淵洪公在喆李公景在南圭齋秉哲曹烟箴錫雨洪蕭士祐吉皆經雨道伯而或遭彈或泣玦或毒螫或遭憂或身故任所人之為言未可一一信之而自純祖朝後到于今日所見者如是極怪也

完山題詠

完營燕申堂冠陽李公題詩曰安石榴花箇箇尖朝陽徹雨見纖纖棋朋坐賸琴娥去一樹梧桐碧滿簾

歸鹿相公次其韵有晩揮朱墨登樓去十二闌干妓

捲簾之句人謂李公得其清趙公得其富曾見梧桐而想其詩近則為人所斫云物之壽傳莫如詩文也

松廣寺異樹

順天府松廣寺前有一枯木不知幾百年物然枝幹色白如銀嗅甚香烈或曰白檀天章庵有樹名曰北向樹其花紫色開必向北壯健者搖之作動而已小兒輩撼焉亦如之皆余巡部時所見者也仙巖寺亦有佛杖樹云未知羣芳譜中亦載此異種耶

松廣寺佛器

松廣寺有金鉢五合無大小相合又有椶櫚髮鞋佛

牙天安廬德寺亦有佛牙及古鏡鏡是前後受照者也永平白雲寺有木鉢如松廣之製

寺刹大銅器

連山田畔有大釜可容十石米新羅舊物也海印寺亦有大釜表訓寺有大甑可容十五石云

檜巖寺之廢

楊州七峯山有寺曰檜巖畿內巨刹也文定王妃時有水陸飯僧之事糜近千石炊飯飯熟而色赤未幾有國恤後以多蝎見廢到今三百餘年階礎之底尚有蝎種之羣聚其色皆白嶺南慶寺往往有此等之

粧云

古綃天下地圖

壬申承留都之命在政府十日金晩齋同在直送示
古地圖一大幅可謂天下可運於掌上也其尾書曰
英宗四十一年乙酉春作帖備局舊有唐畫綃本中
國地圖廣十二尺弱長八尺强視他地圖頗纖悉詳
備而置之庫舍不即粧纉以致蠹傷破裂不堪展閱
使匠手韓戊辰補綴稍起作爲帖子始成完本可以
久傳書其顚末於下方備局吏主其事者金喜敏也
且有東國地圖屢十卷此古丞相府圖籍也

駕轎勸馬聲

英宗朝驪州幸行道路泥濘司僕轎馬無以善步近臣奏若以驛馬駕轎奏勸馬聲則可以穩奉上許之以京畿三牌入用三牌之謂其人三層作聲如出一口故也上善之曰此為監司所用乎好事渠自為之此傳為美辭正廟朝以海西驛卒善於三折音幸行每選以用之

驪州幸行

正廟朝驪州幸行時大雨廣津艀艙潰缺蔡樊巖請廣留拿入上從之廣留即李公台永也有恵政於民

民負土塡水婦女齎沙助之上感而安徐之艎艙隨以完憲廟朝綏陵遷奉也値大水橋梁盡浮曹烟巖爲楊牧呼民求活民爭赴役事得就事異而字民則一也

雲監生天文

正廟命雲監生池景喆入送中州得秘方習之事無不中一日大雨明將幸行台景喆下嚴敎責擇日之誤奏曰鷄鳴後當晴果驗後爲安峽縣監臨死以其方書投之火中使子孫不得習之其意專在於保家此亦有長遠慮者也

宿警

壬申三月薦厚陵幸行時余在留都初三日軍號啓下者乃宿警也忽憶前日軍號之讖申飭夜中火患竟無事是日大駕自陵所還御行宮風雨大作泥濘如海幾天明還宮軍卒多死亡大臣至請先後廂大將兵判竄配各將領梟首與宿警之語偶符恠哉

書册校正

梧里李公嘗曰南窓温堗校書之役最爲樂事此言果深得至趣也余鄉居消遣之砣砣不已者惟此役也漸至衰老習與成性欲罷不能亦可笑也

麒麟夢

英宗壬寅五月李孝簡崇祐在錦營任所遇其夫人金氏回甲一門畢至夫人夢得一麒麟瑞光滿室授其女使養之女已嫁鄭氏門者也女婿亦在營中是月懷孕翌年二月生經山相公壽福昌盛事載李氏宴會日記云

平泉無床奴

平泉李公平居極小心赴公私札不留袖中大不使童僕傳饍以女婢替送闕門外人問之公曰無知小童若或深入禁地或打涵鼓則將奈何所以如是此

不無或嚴者也

吏胥分曆

吏胥之曆書例封卿宰家未知剏自何時而起於雲觀吏次起於銓吏之封於有官爵處此風漸盛及於各司吏胥而一說黨論起後其所親者禁其通涉所以通封曆書要知其名字此說亦或無據

秋史最慎字畫

金晩齋嘗求尚古堂三字於秋史秋史展紙凝食頃不得下筆其畢書揮汗投筆曰小心人所非不得不小心書之余亦於金晩齋知之深故雖汗漫筆札極

小心而每每小心屬必有疵恒愧其不及也

金吾郎

金吾郎爲蔭塗之峻選西北人不得爲之或有序陞濫差者則終枳免新近則無碍許叅至若一都事上經歷不許也古者上經歷謂之倭皇帝一都事謂之倭皇后有冊封詔戲之此文流入大内英廟驚嗟責之遂廢其規

史官鍮硯

泰元殿齋室入侍承旨置兩鍮硯而書傳敎余曰注書鍮硯只一坐何爲而雙用乎對以一是右史硯余

駕曰正廟朝翰林借硯於承旨事大承責教至有令
工曹新造以給之舉蔡相謂史臣冗官起一場風波
其官之重如此今日事翰規壞廢之故也因奏古法
之不然金領相請推史官筵中皆曰承旨入當請推
余曰承旨奉書傳教所重自別實非私用也此史官
之借硯有異與領相一場相持上笑曰承旨予當問
備特推之諸臣皆以盛德事仰奏筵退相顧喜之曰
一堂吁咈盛時美事也

龍灣所御輦

宣廟幸龍灣時所御輦今作空駕轎刻揭於轎內余

曾以司僕正見之未知揭在何時

戚里私覿之稱

憲廟聖瘼時諸臣入侍卧內豊恩國舅以承候官侍坐必稱小人余甚怪之出而問之此是私覿語也

小兒陽氣之說

小兒之善作戲者人謂之有陽氣以其有進就之漸也純祖在沖年過於作戲正廟每憂之西臺李公秦曰臣有一弟一子幼時不嬉戲好讀書年過二十皆不淑以此推之陽氣不足故也今世子之多陽氣可以慶賀勿為過加禁止蓋李公積傷於弟與子之慽

也其弟年十九爲進壯其子二十九登第其翌年并
卒云

九十脚病

余還鄉之路往拜經山公公方患脚氣笑曰公必於
九十有此症也余笑曰九十後始患此症卽八十年
無病之人也公閱其平日所手鈔書籍余曰繁華富
貴有厭飫之時樓臺江山有厭對之時方丈珍羞兩
部聲樂亦有厭進之時至於日兩盂飯一葉書終身
不厭此於公見之矣公曰諾

李森奉詩

李叅奉述元陵輓曰霄駕紛儀衛萬人惟哭聲閶闔
遺子女墩關若平生過廟遲遲蹕臨門冉冉旌絳紗
千柄燭風淚曙縱横末句其宗長某呼寫云

李教官詩

李教官在咸有失眞病披髮坐厠中吟詩曰人間狂
最好天上雨何多人謂佯狂一日路遇金相鍾秀進
曰顧閶闔下加資金公知其人對曰大臣輔國崇祿
大夫李曰小人大狂輔國無祿大夫其踈放如此

大袖禁令

辛未春禁衣袂之大古者士大夫衣袂無過一尺載

於經典而皂隷下賤爭尚廣大垂而過膝年少後生艶其制日漸日廣至是禁其濫賓古制也余家有先大人笠仕初所着上衣袖長不過一尺以此見之五十年間轉變若此也

青袍之令

純祖庚寅翼宗代理有青袍之令五月後遂寢憲廟乙巳年間又有此教搢紳世着青袍皆用学老人及秩高人或用紬未嘗有緞屬哲宗朝不廢之白袍只用於問吊

仕女衣

士大夫家婦女衣服無論上下衣不用薄紗漸苧以其見褻衣故也其法久傳於世而挽近風俗渝滴世祿之家尠克由禮衣樣裝束貴賤不辨莫非倭風之盛矣洪懋齋鍾序嘗對余言是獘曰惟金思灝家不變古制云

問疾星山

壬申春趙星山有微疾余往問焉其第即余舊居也昔先大人有患疾朴盡山以原任大臣來臨問疾其時余父子職品與星山兩世同今余亦與朴公同秩二十年間事不無愴感之懷而星山福力過人其疾

克廖業上有校書具階前列花卉叢四世同居和氣
濈洩誠可艷也

或多野梅花

梅亦寒花也氣像極蕭灑多野害子宮之說古已有
之人或以沈斗室證之以余所見南圭齋等梅花室
藏奇品屢百本名動一世不數年圭齋歸道山其室
作人醋醢供億之處前人之垂戒不無所見也

風氣之異

南北風氣有異南則風薰日蒸而雨北則風凉日冷
而雨南則東風傷穀東則東風養穀南則西風雨晴

東則西風而來皆余之所經歷也關北則與關東連
界風土大同小異深北不然其土雖接東而實北地
故北南関懸殊也

大臣子弟嫺廟務

鄭周溪經山相公冢子也相公居廟堂三十年廟務
之雲委於前者周溪相其役所以巨細無事不嫺當
今叩稽無出其右可謂相門出相也朝廷間惟大臣
子弟習知尊大臣之禮故鄭周溪及金思頴炳冀終
始不失其規矩思頴荷屋金公之哲嗣也竊覸他人
皆不及寔世俗之薄而不知故事然也

御眞仰瞻時不敢承着眼鏡之敎

憲哲兩朝御容圖寫後命時原任大臣二品以上入瞻時余番番入參而哲廟令趙相心庵着眼鏡而不着屢有下敎終不着余以爲與講筵有異故不着也逮當宁朝御容入瞻時命賤臣着眼鏡又屢下敎而憶心庵事不着之抑又思之則着眼鏡有妨於仰瞻以乍昏非明之眼光瞻望然後可以辨其得眞趙公事至今追惟果兩得之也

抱書案

内閣有一古書案案面刻靑山披風坐黃鳥抱書眠

書法超逸故問於老吏則曰此是故提學徐竹石在直時美筆而後諸閣臣愛其墨因以刻之云言其近景寫字時即綠陰方濃抱書聽黄鸝時也先輩持綾中間適之趣可想也

存齋

故閣屬朴允默者正廟朝親近任役也以常服但着帓出入卧内每朝代書諸閣臣答封書一日受答者多集於閤門外上如厠急入内使之作答朴告以稍簡上笑曰不為答則外間曰其人當死安得不答乎朴雖存齋善書深得淳化閣法士大夫家多傳屏障

景福宮迎宣平門即其遺墨並追刻也後為節制使
為人極穎悟而且謹慎余游坦齋門與之交老景扶
杖必尋余於南藨莊說昔年事往往流涕其子與孫
相繼為閣屬

記朴存齋言

朴君存齋之言曰平生一見赧然事蔡樊巖進入箕伯
其日有朝廷問安不迎洪嬪承言色曰後宮亦有問安
乎又有一可警事其時直閣徐竹石也蔡公使之前
曰悲哉諸閣臣皆驚問之蔡公曰君後當為箕伯而
幾十年間平壤物色必無足可觀可不為君悲哉

兩館提學并書職銜之規

古規兩館大提學各出弘文主試藝文代撰或以弘文書之者或以藝文書之者中古合爲一爵而單付各異所以職銜列兩并書至於提學亦然古則兩館各通別擬而或一人兩通則如兩館大提學合而列書正廟後兩館同望故只書一館

月巖

徐横山作周子月巖記曰自東而入微光西露如月生朏漸入光漸長至門内限光半當上絃循至正中光乃圓以月名巖此濂溪自㓜日游處也我東亦有

月巖敦義門外西城底有巖黑夜尚有明光側耳聽之隱隱有波濤聲因以號焉白沙先生委禽於權相之門其家在巖下至今相傳閒架不過是十餘間云

可憐碑

關北妓可憐名于世有名是可憐色可憐亡句余曾見關北城外尚有其墓題曰關北名妓可憐之墓定平妓銀河月出鈇防役邑村多銀河月防役碑

嚴尚書諳燕俗

嚴公璹使燕京還人問其俗公對曰中州亦有四色滿人老論也漢人少論也蒙人午人也人曰北人誰

也公笑曰我國使臣也也之東之西觀光而已此說作爲名談流入大内

大風樂致語

東國有左右教坊左東京右成都各有大風樂凡一器輒有致語肇倣宋朝王文正時也國有慶會左右坊供之近則不然招募八路而致語則命詞臣撰之戊申進饌嶺南一守寧報牒於都監曰本縣官婢善於汲炊不識歌舞其時傳之以近於諷諫云

鄭鄜泉規模

鄜泉鄭相公素以規模稱其近旗將過大朞奈其兄

使其弟告于公其弟恚而不往其兄但從之而已其弟果往告公驚曰吾忘之使汝至矣及給奈需八錢七分也弟携而來咎於其兄兄復曰更往告易賑其弟更以告公曰吾又忘之手摟家人數而命掌財者以三十八緡倩人送之其弟大喜過望而回其兄曰然矣設奈與易賑皆以此數辦備古人之知心與事無過不及類若此者

裴忠臣

山陵每有鄉民之來守者方表之義也肅廟朝命逐出之英廟朝有賜與之擧自是不得禁之余屢見於

山陵其中有裴姓者居嶺南自庚申後至己酉國恤時番番來守多受恩賜人稱爲裴忠臣與漢之元陵孝子同而異矣

備祭品時規模各異

人家祭時禁兒曹不得近常禮也古者李公恭永祭品備時兒曹或取以食之則不禁曰祖先雖有知必分賜此輩矣徐公箕淳獨子幼時有犯祭物以煙竹毒打因病不淑徐公更不育李公多子孫俱以賢稱而其規模則大異恠哉

月遷

忠州丹越遷以險名於國中李公泰永爲嶺伯其夫人方孕到此其轎馬逸人皆驚慮必不能保胎矣及下轎夫人如常人言過境夫人不知其危蓋轎內適睡熟故也後生子即李平泉壽近八十位至正一品此神之保佑而李公經八道方伯有子十三

平生不繫帶

明太祖曰却羨江南富家翁富家翁萬乘之所羨也我國醫譯人有世富平生不繫腰帶裝束曰塞血脈也又不出門曰勞吾形也又戒家人曰孫曾之生但告其産不問其長與不長多子孫分掌家産輪回供

饋世人不見其人面目余兒少時得聞於金時中忌其姓名甚恨也

書冊避亂

書帙每以十餘卷付木板於四隅繫緊細結投之水中年久不濡牛溪先生宅書籍以是免亂於壬丙之間往往見首尾水痕者古蹟也云

湏妓評饌

湏妓每帷巡使供飯不豐之飭後入京見各家飯供則大不及湏營心笑之及見李忠穆濈進飯只設飯羹而已尤心笑曰冨名如此而其飯如此耶少選數

十傔人各奉一器而至公一次下箸更不顧見如是
者無美方可謂宾饌之不及洪氏具氏家亦有此說
未知孰有是事